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寶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江兆鼎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

明 賀復徵 編

序十

以下文類

戰國策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
書餘卷錯亂相糅舛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
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

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

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
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紀綱尚明及
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
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
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
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
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
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以禮讓

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祭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倣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

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
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
七千乘之國五敵侷爭權遂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
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
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
得設施有謀而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
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
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行陳軫代厲之屬

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
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
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擯背秦秦人
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
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勿
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
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
衆人之策垂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

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

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謀故其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易亡為存亦皆可喜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魏文帝典論自序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

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睹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又

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嘗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貉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

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睹夫頃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未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

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
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
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對余
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
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
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
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鄴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
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

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鑱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棋畧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

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
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風俗通序

魏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
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
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敍亂莫知所
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
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

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
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
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
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
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
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
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
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

尚書天子巡狩至於岱宗覲諸侯見百官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繇此言之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註續二十七年爾乃法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

雅之閑麗也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
無能迷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
啓之耳昔容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
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
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云浮淺
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宜於今
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道德經注序

晉河上公

五味辛甘不同期於適口麻絲涼燠不同期於適體學術見聞不同要於適治今天下所以不治者貪殘奢傲吏不能皆良民不能皆讓以及於亂誠使不貪矣不殘矣慈儉而讓矣天下豈有不貪不殘慈儉而讓乃有不及者乎今夫仁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以懦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民自化焉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

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為天下先非禮乎故用世之學莫深於老氏今儒者不務自治而虛名之幻內貪殘而外仁義處奢傲而治禮文此乃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而老氏之所下也

山海經序

郭璞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闕誕迂誇多竒怪倣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

紆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清自相噴薄遊魂
靈怪觸像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
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
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
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
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賡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
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
者陽火出於水水陰鼠出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

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按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鉏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意可觀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鐘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玄圃之上乃取其嘉禾艷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銀燭之寶

歸而植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
騶耳造父為御奔戎為右萬里長騫以周歷四荒名山
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轅
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
穆王得盜驪騶耳驂騶之驪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
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
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
周之徒足為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

妄司馬遷叙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
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
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
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明畢方之
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
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
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鑿無滯蹟曲盡幽
情神馬度哉神馬度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

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串謬與
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
余有懼焉故為之創傳疏其壅閼闢其茀蕪領其玄致
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竒言不絕於今夏后
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
蔚蒼之翔叵以論垂天之凌蹄泠之遊無以知絳虬之
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
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

容其鑿之哉

莊子序

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遣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

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合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遊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己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樸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

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躁進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文心雕龍序

梁劉勰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駟奠

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雷霆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弘之

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
禮資之以成六經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
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
愛竒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犖悅離本彌甚將遂訛
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
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
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
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

時之才或銓品前脩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辨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力展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駢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

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精析表籠圈條貫搞神往圖風
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畧悵於知
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
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或輕采毛髮深極
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
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
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

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鉞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西漢文類序

唐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而為史記迄於今交錯相亂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記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文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

都

一作抵

促數耗矣而後之本者寵

一作槩

之文之近古而

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

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甚

一作年長

疾篤墮愈日甚

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書樂而成之搜討磔

裂攢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

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撝聯累圭璋琮璜

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

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

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
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邪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
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
刪取其叙繫於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
簡而野魏晉已降則濫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
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之而
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
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

達於秦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
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
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
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
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
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接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
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
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於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
數萬櫛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
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
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
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
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
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

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
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
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
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
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者大聖
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
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

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麓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夫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服不敢動是一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梁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

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竒祕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
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
由來哉某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
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園二千里係戮將相族
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震朝
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
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
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某自此謂幼所讀禮

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
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
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
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
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
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
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
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

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
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
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不精切凡十
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
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
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
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
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

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
子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
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子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
九九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
者是知九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
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
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
可也

孫子後序

宋歐陽修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謬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

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
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投其成算諸將用之
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
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畧蓋借
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
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
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
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

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
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
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
畧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
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
皆挾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
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徃徃於吾聖俞
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温恭衣冠進趣眇然儒者也後世

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刪正黃庭經序

歐陽脩

無僂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僂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僂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僂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僂而妄學僂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道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

下來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
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
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
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
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
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
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
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

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竒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

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僂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竒怪訛舛之書欲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畧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
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
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
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
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
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
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
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

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
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
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
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
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
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
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
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

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
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
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
臯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
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
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
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
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

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宗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新序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

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
未有能出於其間者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
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
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
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
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
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
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

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
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竒可喜之
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
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
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
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
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

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徃徃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按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補正水經序

元 歐陽玄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君

伯脩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叙其篇端案隋經籍志
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
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唐杜佑作通典時尚
見兩書言郭璞疎畧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概未之考
也舊唐注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
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
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
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

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為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為東漢順帝以後人以彘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托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為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為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它書

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為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於斯水經述作徃徃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畧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

父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於他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脩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為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所願附著其說焉而不知其妄也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吳澄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
或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
公老子列傳則稱其以自隱無名為務至其道乃曰無
為自化清淨自正無他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
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誣怪譎之士神光巨迹千
變百幻雖嘗一致橋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
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儒

者方以天文卦候為內學而為天子公卿之所賓禮甚則啗於鬼道左慈啟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之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沖澹而閒曠虛觀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祕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脩道養壽

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况後世之迂誣怪譎者可必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因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滓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死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怪而不言故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

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為一人且為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豕韋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

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何為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者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伸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

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葉蘭

膳錄監生

臣汪兆鼎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序十一

靈棋經解序

明 劉基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奧而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為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

三為經四為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上為君中
為臣下為民四以一為少陽三為太陽二為少陰四為
老陰少陽與少陰為耦而太陽與太陰為敵得耦而悅
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偶反為仇或得其行而
敵反為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
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
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桶曰矢曰鬼曰
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

為龍曰水矣而又以為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贖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為申其意而為之言若夫以為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水經序

王禕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

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
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
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
唐志始謂為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
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
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章即
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安帝
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

安即嵐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
後人所為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
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
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
置縣南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為也又
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
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
魏人所為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為此書及郭鄴二

氏為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秦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無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為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為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踈畧迂怪而已不傳今鄺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于遷

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
鄴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為多故水者地
之脈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棋
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
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綿亘無易州縣
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也梁
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為萬
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為書州縣更革

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一其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甚夥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概而覽之天下可運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為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為地理學者莫不即邇而味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

惑哉故予因為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
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中說考序

崔銑

序曰中說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知者寡而罪
者衆乎由魏晉而來天其閉道也已矣是故長玄虛而
盛齋戒競殺伐而攻諛詐言道則惟空寂為文則飭藻
麗而王氏仲淹者出獨師孔子言宗論語述準六經學
脩於治治求其本邦昌則獻其謀邦欲亂則退而懷之

秦漢而下其罕若人之儔乎罪之者曰僭經也擬孔子也夫學不師聖將奚則焉古不云乎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聖人而謂之非何也昔夫子之時墳典丘索紛如也詩且三千篇列國之史叛經四代之禮樂兼學之夫上古之治樸而陋不可復也中古之治文而驕不可由也存其文質之中不俚以侷不華以偽簡可習也約弗亂也其諸夫子之六經耶是故桑中鶉奔可參雅頌斥君悔諱可殿典謨假仁竊禮

可與存義氣變滿而事改化消薄而式微吾不可如之
何也已而彛倫攸斃將欲求於文創不巨則痛不深懲
不刻則勸不勇存其正以形其非鑒於亂以有其治譬
諸膏粱藥石養生者弗偏廢也自漢而後道降矣治駁
矣文則煩以蕪矣而是非得夫之故宜察史氏之述最
若馬遷班固者疵謬不殫舉視丘明且劣矣夫兩漢尚
行尊經寧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不然則民彛其遂泯亂
歟故仲淹其有憂世之志乎而其續經俱亡中說十篇

醇駁相淆又或依倣論語為書讀者厭之銑為別白其
詞權量其旨類分為三曰內曰外曰雜內篇九篇義美
文馴外篇九篇詞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
出後人所附潤為雜篇削杜淹之誕為世家凡二十篇
間為發蘊糾失曰釋然後仲淹之書真贗粲列可以羽
翼孔氏傳諸其人

文苑春秋序

崔銑

說者曰孔子刪書為首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

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凡書所錄事之大與變者乎世小節亡與馬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哀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伯興故秦誓終也自秦以上為封建自秦以下為郡縣封建者與人共天下其威福也公郡縣者其君擅天下其威福也專君臣之交禮樂之布風俗之流人才之成是以相遠蓋宇宙之大限也夫善惡有懲則勸戒孔昭紀載皆實則諛偽莫售君子有恃而長其德小

人有畏而戢其奸文之脩則人樂玩道是載則書久存
由漢而來史紀其事儒聞其義文士騁其貫智士申其
辨然而詭誕害教浮華亡用者錯列而兼存之世之選
者非不欲采其簡要用省觀覽也鮮有志夫子而法尚
書者隋王仲淹氏出道喪文靡久矣抗志續經其籍亡
傳焉後人誅絕之者胡為乎已甚也銑慨慕其意竊欲
取漢帝伐楚之告迄於我皇祖攘夷之檄名曰文苑春
秋以明文之正以盡代之故是故氣之淳漓詞之簡煩

事之經奇理之粹駁言以知政政以觀德而天謀可稽
矣棄官林居十有四年猶無暇及也嘉靖丁酉春復讀
通鑑興亡是慨乃錄百篇畧表作者之志將俾後之觀
者因緒以探端玩文而撫質上悟天運之因草下究人
道之終始存惟憂勤喪則驕逸好問者昌自用者亡豫
塞禍源永由治軌庶幾古人脩經之遺志云

廣文選序

劉節

序曰廣文選何廣蕭子之選也何廣乎蕭子之選也蕭

子之選文也為賦賦之目有十四為詩詩之目二十有三為騷為七為詔為冊為令為教為文為表為上書為啓為彈事為箋為奏記為書為檄為對問為設論為辭為序為頌為贊為符命為史論為史述贊為論為連珠為箴為銘為誄為哀為碑文為墓志為行狀為吊文為祭文為類三十有七可謂選矣然或遺焉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是故始之天地天地廣也鳥獸草木皆物也鳥獸選矣草木遺焉是故

次之草木以廣遺也夫賦諸目具矣弗目者遺是故次之草木以廣遺也夫詩六義備矣逸詩詩之遺也廣之自逸詩始補亡無矣操樂府之遺也謠雜歌之遺也廣之詩斯備矣夫詔王言也璽書賜書勅諭皆王言也廣之類也策冊類也策問詔類也廣之以從類也疏上書類也封事議對皆疏類也廣之以從類也對策對厥問也策問詔類矣對策對類也廣之從其類也而文則無矣問次於對有問斯有對也廣之亦類也夫記者序之

實也傳者史論贊之紀也說者論之要畧也哀辭者哀之緒餘也祝文者祭告之大典也是故廣之廣其類也夫文猶賦也諸類具矣弗類者遺是故次之雜文以廣遺也夫騷作於屈宋者也九歌遺焉九章遺焉九辨遺焉景賈以下不錄也漢詔盛矣選其二焉遺者多矣是故廣之以備遺也表箋啓檄畧矣奏記設論箴贊畧甚矣史論述贊畧益甚矣銘也頌也誄也古而則者遺矣書序之遺猶夫銘也論之遺猶夫書也碑文之遺猶夫

論也諸類之遺猶夫頌也誄也故今考之文之遺猶夫詩也十六七也詩之遺猶夫賦也十四五也賦之遺猶夫騷也十二三也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夫然猶或遺焉典籍散亡存十一於千百廣之云者殆庶幾焉者也夫文辟之水也選之者如導水而聚之者也是故海水之聚也廣其選者如導水而聚之海者也吁難言也

刻戰國策序

李夢陽

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刻其戰國策成或問戰國策

叛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李子
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况四乎四者何也錄
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証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
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
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以此之經則畔揆之道則
離也自秦籍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
巨肝細眈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記
之博洽談之竒俛故曰迹事者該而其為書也立從橫

倡押闔勢利啖軋讒狂傾奪無復廉恥是非之心今觀
其時如羣兒一餅爭獲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
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中
韓為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
者規其險諺諛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
下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
辨而一言之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淵耽其體
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

李子曰子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于習述者狃于襲雖知其非駁駁入之矣佛老其類也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弊巧譎相射遂為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駁駁

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反古之道者忠
馬質馬或可矣是年也監察御史澶州王君會按河南
則謂李子曰史之義得失列刻其策以觀來者曾氏所
謂因以為戒者也

重校漢梁王太傅賈誼新書序

黃省曾

漢文帝時知治體者無如賈生夫所謂知治體者非曰
治而知治亂而知亂也蓋未治而知治未亂而知亂察
之於無形迎之於將來若扁鵲之射疾者然其步動舉

徙康和無恙也而藁離死天之候皆早審而預彰之及其終也不爽毫介所謂知治體者也昔者周公太公相與論治周公親親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太公尊賢周公曰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厥後魯公以削至於僅存三十四世而亡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奪之國卒如太公周公之言所謂知治體者蓋若此夫親親尊賢為國之大務也而未流之弊尚不能揀况乎漢廷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攘者賈生安得不憂之也

生所論列從否皆驗終漢之世不出乎諸疏之見生真所謂通達國體者也夫國家所貴於用賢者謂其無形者可救將然者可化奈之何漢之人不知生也其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乃毀生年少初學擅權紛亂天子由是疎之譬之人抱必危之疾乃遣扁鵲以施治而庸工者爭排去之其如疾之人何彼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造釀國禍不足道矣獨惜賈生稽本天地驗古案今日夜焦焦然以慮治人之國而人不之用也雖然絳灌東

陽侯馮敬尊官大爵固顯於當日至令學士大夫羞談
之賈生困落無聊以死而束髮以上稍知賢善者即慕
生焉然則聲名於萬世者固非須臾之榮可同而語也
昔在金陵侍郎何公子元觴予而論治也讀予所定荀
氏五篇乃揚杯而嘆曰嗟乎賈生之書傳之者章闕而
文繆矣謂予宜正之也又踰八年而得宋之建寧本及
故所藏皆五十八篇與班固言合乃互定之俾完善可
讀惜哉何公已沒不覩厥成何公憂國終老不衰故於

賈生數數然也或疑新書文繁若後人附之予曰不然此誼之草創定於平生者也及其上書約畧陳之爾未言者不能盡之於王庭也

漢中大夫陸賈新語序

黃省曾

嘗讀趙宋書謂漢氏聖道滅替鮮寡儒者予不然之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化教未泯雖海內裂戰不息而齊魯之地且絃歌彬彬然趙宋時有之乎易詩書禮春秋皆當時萌芽授承之不有儒者曷傳之乎予常謂

仲尼之道明切允實在漢初尚可表見不似後儒談玄
旨妙慌忽奧杳使新學無可踐據去洙泗太益背遠者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後儒乳口即言性
與天道囂囂洋洋皆以為聖人可旦夕驟企夷考其心
行則徃徃與盜跖等由不得其門而沉陷異端俵狂肆
求之也即如中大夫陸賈所撰新語其曰天地萬物以
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則與天地設
位聖人成能之言何異其曰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

聖人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即詩亡而後春秋作
之義也其曰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仁者
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即亦有仁義之旨也其曰法令非
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
化所致者即君子德風之說也其十二篇中仲尼治平
之道數數彪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興而濡染之安能詔
之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此固促衷淺目而不可與
言大方通人之理者也漢氏經術至於立官顯門令仲

金少山八卷二
卷二百九十一
尼之道絕而復傳於後賢者皆陸賈創啓之功也乃序而藏之以告論世者焉

山海經後序

楊慎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竒水之竒草之竒木

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
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
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
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
耳而目之脫輜軒之使重譯之貢績有呈焉固以為恒
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
尚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
黃圖終古乃挹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姒盤

孟之銘皆緝之以為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
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
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
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
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
半信者直以為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為後
人贗作詭撰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畧所上其文古矣晉
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說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

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筭尾

秦漢文序

王寵

嘉靖癸未吳可泉先生來刺我邦憲古振文式崇化本
數進諸生館下追琢礪厲範以矩矱越明年出所編次
秦漢文授之讀既受卒業寵跪而請曰是編何居先生
曰五經其炳矣日月宇宙弗可湮已近古而閎麗者其
秦乎其漢之西京乎今士以文進古之制也而業之者
弗古是程吾惑焉擴撫經傳苟以徹於有司其尤疵者

口耳乎帖括剽裂乎佔俾秦與漢無庸及焉吾怪其涉其流而不飲其流也將浚之使遂闢之使廓而毋用是謏謏促數也文其有倡乎寵曰然則左傳國語尚已何遺焉先生曰左傳國語其旨奧其辭簡其為書也聯屬而成章經之翼也小子識之爾烏得而選諸寵曰然則西山真氏之所輯者不既躡乎先生曰夫文也終始有體節奏有變繁簡有裁經緯有章辟之樂馬一音弗備樂弗諧矣吾竊疑其析而不屬也離而不理也懼學者

之窺其一而遺其二也寵曰然則東京以後不亦有可
錄者乎先生曰氣未見其渾也體未見其雅也間有之
吾懼學者之作法於涼也故畧而僅存焉寵既聞命為
之刊其訛而是正之鄙人湯氏愿而好修請以梓梓成
寵敬以所聞者載諸首

漢文選序

田汝成

周衰先王仁義禮樂之教其實不布於治功而華散於
文墨縉紳之流操觚引翰者各以所得恢張緒餘垂聲

藝苑蓋起自嬴秦盛於漢魏蘖於六朝靡漫極矣傳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然而先進之識撫其實後進之識獵其華吾因是而知
先王教澤涵濡波及後世者至深遠也梁太子蕭統監
撫之餘招徠才彥玄覽前載芟穢披珍存什一於千百
分門萃類為書三十卷題曰文選自唐以來文章者家
視為標準鴻儒碩學罔不取材可謂總七代之英靈流
萬古之膏馥矣宋時學者不解文詮妄加參駁謂統拙

文陋識去取違宜若董仲舒之對制劉向之叙戰國策
王羲之之記蘭亭陶淵明之賦閒情則遺而不錄相如
賦上林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叙玉樹青葱則概收
之而不辨其繆以此譙統祿瑕掩瑜不原述作之旨統
不云乎若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者今之所撰抑
又畧諸蓋能文固先於立意而立意者未必專於為文
故議關國是事載史官雖董賈之言亦所不採若體屬
詞章思歸藻翰即揚雄符命又何擇焉大抵選例宗葩

華而畧簡澹執規鈇而齊體裁是以考辭按部稚若連珠大篇短章咸歸穠郁故詩如淵明文如蘭亭非不皎然清逸也第使掇入集中揆之諸家覽非一體矣若夫閒情一賦明為白璧微瑕蓋處士興寄沖寂不當學步豔詞勸百諷一自舛平生若以淵明之故概獎為佳是寶夏后氏之璜而忘其考也上林甘泉宗工傑構乃直以片繆致蠲是憎蟻鼻之缺而棄純鈎也况統集衆見以取裁可否於甲乙者必且審矣而一以譙統不亦固

哉邇來更有文選增定廣文選諸編自附於統彌縫其
闕而匡救其繆殆謂末學膚受不知而作較之宋儒抑
又甚焉故愚嘗謂文選一書譬之園林也怪石蟠松竒
花異卉以延賞適而已楸楠豫章非所植也又譬則散
樂馬吳趨楚舞擲管彈絲以娛眺聽而已而一唱三嘆
以雅以南非所陳也述作之旨機軸存焉執是而求則
羣疑可釋矣唐時李善始為箋釋呂延祚病其未備乃
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珣李周翰五人重加疏解後人

併善註而傳之名曰六臣註凡六十卷蓋皆奏進於玄宗者故稱臣焉

越絕書序

田汝成

越絕書一十五卷凡十有九篇為內經者二內傳者四外傳者十有三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豈其然哉內經內傳辭義奧衍究達天人明為先秦文字外傳猥駁無倫而記地兩篇雜以秦漢郡縣殆多後人附益無疑也本事篇序則又依託春秋引證獲麟歸於符應若何

休之徒為公羊之學者故知是書成非一手習其可信而畧其所疑亦可以直捍史氏之闕脫矣其曰越絕義含兩端或曰奇絕或曰斷絕句踐困憊餘魂弱身強志轉敗為功得非夷裔雄材曠世奇事乎故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誠積於中而威發於外內能約已外能絕人故曰越絕齊將伐魯仲尼恥之子貢一出而動四國遂以興越滅吳亂齊伯晉魯恃以無恐而春秋所紀二百二十四年諸侯之事適以於越入吳終焉故解

者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此辨士絕於彼故曰越絕愚謂二說殊科咸從臆決折衷確貫則前說為優吳越保界遐馭勢同唇齒持信義以相恤則敗亡之禍安從生哉而互為窳窳日尋戈矛隙劇仇深一施一復興廢之際天人昭矣方吳之初伐越也歲在牽牛史墨占之以為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越人迎擊闔廬殲焉是吳之違天也是以有槁李之辱夫差畜憤父讐冀於必報人謀定矣越雖得天未可逞也句踐

不納范蠡之諫而先事襲之訖用大敗是越之違人也
是以有會稽之辱越王卑詞厚禮請成於吳吳人許之
殆天意焉而越王苦身焦思約已阜民折節賢豪繕飭
備利范伯治外大夫種治內計然畫策明於陰陽天人
合矣夫差方且恣其淫心窮購奢靡疏子胥而昵宰嚭
忠佞倒植當是時人有言宰嚭死者仲尼曰否否天生
宰嚭以亡吳也吳不亡嚭將無死嗟乎天人之度不更
昭乎終以勤兵遠畧而越乘虛擣之吳是以有姑蘇之

辱其時越猶未能即有吳也而與之平夫差苟有志焉
或能以一旅自奮而蔽棘蹠安餘身無幾越且假仁徽
譽取舍循方人事備矣天眷殷矣吳是以有甬東之辱
嗣是越勢益張威振上國會諸侯於徐州主歸侵地天
王致祚比跡桓文鴻烈徽名彈壓宇內謂之越絕不亦
宜乎夫吳越比壤而封吳之視越也猶擾虎也跳梁不
出楯檻之間其大小强弱不敵明甚然吳以強大而敗
越以弱小而興形勢非偶安所論哉善乎范蠡有言持

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夫差拙於持盈而向踐工於定
傾則其興廢之際又何疑焉太原孔子督學兩浙得是
書而悅之曰入其疆而不習其故非學也校其訛舛而
付梓焉以予為吳越之遺黎也屬序於予為之引端若
此而歸之天人之度焉嗚呼順天者祥逆天者殃脩人
者昌怠人者荒豈惟吳越為然特以考百代之推遷其
故可立覩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一